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日月旗舰店
海航大厦店
国秀城店
江南城店
万绿园店
远大店
国兴店

《中国农村》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甚至有着“经济学帝国”的称号。经济学家王曙光曾经撰文提出,“与经济学的渗透力日益扩张这一事实相应的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而这种心态,在理论上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精华,在现实中则无法完整地回答社会中的重大议题。

王曙光身为经济学家,更注意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熔为一炉,在中国农村这一议题上,从不同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农村的多元面貌,既有历史回溯,又落实于现实问题的讨论。亦古亦今,古今交融。



作者: 王曙光
时间: 2017年10月
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依然爱你》

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绘本故事,关注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作者橙子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改写而成,讲述一个小女孩与失忆的奶奶相处的故事。

女孩从小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陪伴她长大,对她格外疼爱。但不知从何时起,奶奶不再围着她转,也不再爱理她,而是抱着一个从乡下带来的竹筐,一坐就是半天。女孩好奇竹筐里装着什么,奶奶却不让她碰竹筐。有一天,奶奶被警察送回家,手上戴着一个防止老人走丢的黄手环,女孩这才知道奶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奶奶已经忘了她是谁,却没有忘记记忆中的孙女,原来,竹筐里装的都是女孩曾经用过的奶瓶、玩具、毛衣……

该绘本的故事和画面都简洁朴素,情感真挚动人,祖孙之间的亲情温暖而美好,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情感之弦。



作者: 绘画: 橙子、钟彧
时间: 2017年10月
版本: 蒲蒲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

《旧时之美》

近些年,日本美学成为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审美标杆,日式家具、茶道、服饰、食物都各自拥有了大批忠诚的拥趸。但对于日式美学到底包含哪些要素,可能很多人仍然云里雾里。《旧时之美》就是一本谈论日式美学的经典随笔集。

白洲正子1910年生于东京一个日式旧贵族家庭,从小受到系统良好的美学教育。除了写作之外,她还是一位著名的古董收藏家及能剧演员。既然是日式美学散文集,自然包含了美学观念的方方面面:茶道、陶瓷、家居、能剧、绘画、服饰、建筑……可以说,这是一本阐释日式美学的百科书,兼具不同领域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评论分析之外,白洲正子还穿插叙述了许多日本艺术家们的生活故事,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切近感。让人在忙碌生活之外,体验更多旧时之美。



作者: (日)白洲正子
译者: 蕾克
时间: 2017年8月
版本: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守夜人》《风筝怨》: 守夜的风筝飘向了远方

文\王一冰

余光中先生以鲐背之年于宝岛台湾遽然长逝,为华语文学的写作留下了急促而又伤感的长叹。

在众多台湾诗人当中,余光中的名字更为大陆普通民众熟知。因着“一张小小的船票”,这个清矍的老者成为了台湾诗歌的代表。然而,汉语诗歌写作研究者的心中,余光中的分量绝不仅仅止于《乡愁》。他以优秀的西语功底和西方文学的修为,成功地进入汉语诗歌写作的核心地域,并且努力发掘、重塑汉语本体的诗歌美学和可能性。

2017年,余光中先生有两部诗选《守夜人》和《风筝怨》分别于3月和10月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梓行。《守夜人》为余光中先生自选自译的双语诗选,这在大陆尚属首次出版。《风筝怨》则是余光中亲自命名、作序、审定的诗集,并且是出版社在今年重阳节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余光中的。余光中生于1928年的重阳节,自称是“茱萸的孩子”。《风筝怨》,已成绝响。

2017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从1917年现代白话文学发生起,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创作的肇始,正是从胡适的白话诗歌尝试开始的。所以,2017年,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岁诞辰,更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百年诞辰。《守夜人》和《风筝怨》的出版,也深含着对汉语新诗百年诞辰的敬献。

余光中的诗歌与同期很多台湾诗人相比,更多了浓厚的文化找寻色

彩。《白玉苦瓜》《唐马》《戏李白》《将进酒》等作品分明就是一场与传统文脉的隔空对话。“白玉苦瓜”“唐三彩”“长江”“李白”,绵密而充满文化符号性的种种意象编织成为一个庞大的话语系统,在这个话语系统里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丰盈为找寻和确认文化身份的线索。海峡的阻隔,使基于情感和人性的“乡愁”向文化身份蔓延,最终抵达为“文化的乡愁”。“黄河西来,大江东去/此外五千年都已沉寂/有一条黄河,你已经够热闹的了/大江,就让给苏家那乡弟吧/天下二分/都归了蜀人/你距龙门/他领赤壁”,虽然生于南京,但是联系少年时代的四川经历,诗中诗人对川蜀的讴歌不能不说保持了这种蔓延的痕迹。汉语的魅力也借机在词语所负载的文化意象性中凝结为复杂的互文修辞,古人的诗情写照着今人的创作,以及在其中发现或继承汉诗绵延不绝的传统精髓的企图心。从某个角度看,余光中的文化书写启发了大陆诗人在朦胧诗以来的汉语诗歌书写当中的文化找寻尝试,区别在于,前者抵抗的是远隔,后者面临的是断裂。

既然是选本,《守夜人》和《风筝怨》难免小有重叠,但从命题上看,两者的侧重是不同的。“守夜人”说的是自己,“风筝怨”则是献给他的妻子。“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枝笔”,《守夜人》的开头就通过时间关系的比照,明确定位了诗人自己与汉语文脉之间的纽带,宣誓着“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做梦,



作者: 余光中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17年9月



作者: 余光中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17年3月

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的文化使命意识。“风太劲了,这颗紧绷的心/正在倒数着归期,只等/你在千里外收线,一寸一分”,《风筝怨》的结尾通过一系列的暗喻,比况了对夫妻关系和爱情关系的微妙体察,是情感回归。

作为诗人生前的最后一本选集,《风筝怨》主题的情感回归,或许是冥冥之中的谶语。绳索还在手中,而那架守夜的风筝却乘风远去了。

本来,《风筝怨》作为余光中先生九十岁生日的贺礼,赶在今年的重阳节面世,其责任编辑还策划了读者为余光中先生读诗的活动。在她对余光中先生的造访中,余先生提到没有看到过大陆老版《红楼梦》。后来,她与出版社商量,嘱我为余光中先生刻一枚“茱萸的孩子”的图章。计划未来,将读诗的录音、《红楼梦》光碟和印章一并赠送给余先生。奈何,先生突然乘鹤西翔,远游之速,始料不及。

摩挲案头的《守夜人》和《风筝怨》,突然一阵感慨。■

《走得遥远和阔大:张炜谈文论艺》: 散文是“写”出来的

文\陈华文

张炜是当代著名作家,他曾经凭着四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在2011年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上世纪八十年代,他30岁出头创作的《古船》就名震文坛,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在小说、散文、乃至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他全面发力,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多面手。作为一个把文学创作作为职业的人,他在长期的文学生涯中,对于“作文”之法和“做人”之道,进行系统思考,《走得遥远和阔大》这本书分为谈散文、谈阅读、谈写作、演讲录四个部分,集中呈现其观点。

在文学家族里,散文是文学的基本功,也是没有门槛、最容易上手的文体。原因是散文不像小说、剧本注重叙事的起承转合,讲究语境与语言,可以信手拈来、自由发挥。于是有人就错误地以为散文最简单,心中看不起散文。真正的好散文,不仅考验一个人的写作功底,同时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和品质。张炜在本书同名文章中认为,散文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直接、真实。散文是“写”出来的,而非“创”出来的。书信、笔记、自语、喟叹、日记、演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散文。“创作”出来的、“作文”气十足的散文反而不好,违背了散文发生发展的规律,往往被雕琢得毛病百出。

张炜对散文特质的判断,笔者颇

为赞同。散文写作,需要真诚、真心和有感而发,并不需要刻意地遣词造句,进行百般修饰。鲁迅、朱自清、沈从文、老舍、巴金、孙犁、汪曾祺等现当代作家,散文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烟火气,他们对人、对事的看法,在文字中体现得明明白白。这里笔者有必要提及巴金,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人生的晚年陆续完成《随想录》的写作,客观、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想法,乃至用词造句,也是洒脱和无拘无束的,基本摆脱了传统的文章章法。有人曾经质疑他,称他的散文没有文学性。巴金也是淡然地回应:文学技巧和说真话比较而言,前者根本就不值一提。散文写作中讲真话,方能见到真情和真心,若文章通篇都是虚情假意的辞藻,不仅文章没有感染力,甚至人品也是值得怀疑。

张炜在书中谈到,散文不能刻意地写,真正的好散文,出自那些生活阅历丰富、某些领域有所造诣或者对文化有深入理解的人。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有大量可圈可点的例证。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既是史学著作,也是散文中的经典,同时《史记》也开拓了中国散文写作的方向;军事学家、政治家诸葛亮写的《出师表》,原本就是公文,在漫长的流传中,人们已经视为散文之作。再如地



作者: 张炜
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时间: 2017年6月

质学家李四光,具有良好的古文基础,他写的一篇篇专业研究论文,文笔优美流畅,其实也是散文;画家吴冠中在绘画创作中经常探索中西艺术的融合之道,正是因为独特的艺术体悟,使得他的散文别具一格。

中国有一句俗语:文如其人。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作文”贵在质朴。而文章写出质朴感,这对一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另一方面也和人的价值追求休戚相关。张炜在书中强调,文学写作中,要尽力回避那些套话、虚话、空话和废话。质朴作为一介美学标尺,从更广大的视野观察,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文风和道德走向。有的人在写作中,迷恋华丽的词汇、动听的句子,以为这能彰显文才,其实文才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的人品会在字里行会显露无疑。另外,还有的人在写作中,喜用极为生僻的字词,以此示意学养深厚。他们殊不知,用心写出来并予以发表,这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也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给大众阅读的。“玩”文学的人,终究是会“玩”了自己。■